

我們都是田野裡奔跑的孩子

——寫在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荊楚文化）活動之後

劉學軍 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趁著剛從武漢回來，相關的記憶還沒有變得模糊，用文字將一些體會記錄下來，一則可以用作個人研習心得報告呈交主辦方，二則也可以作為今後回憶的憑據。

坦白地說，我很難確切地指明自己之前究竟是出於何種目的而申請參加這個研習營，是對諸位授講老師崇高學術業績的尊敬？是對武漢大學中古史研究的素來仰慕？還是對於荊楚神秘文化氛圍的嚮往？抑或為自己接下來要寫的那本書做一點前期準備？這些考慮，單獨拎出來，似乎都不能構成充分的理由，勉強說之，大概就是佛教所謂“眾緣和合”吧。

至於此次研習活動的個人心得體會，我想用兩個詞來概括，即“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

所謂“意料之外”，首先是課程設置之豐富與緊湊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不止一次參加過類似的有特定主題的研習營，但像此次研習營這樣名家講座與田野考察相結合、專題文獻共同研讀與多維視角互相攻錯相貫穿，連續從早晨到深夜長達十餘天，並且導師全程陪同參與的活動，實在是前所未遇；其次，此次研習營所遴選的海峽兩岸及亞太、海外四十餘名營員所屬學科範圍之廣，也是超出一般——幾乎囊括了古今的各個時段，也涵蓋了考古學、文字學、文學、邊疆史、經濟史、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宗教史、美術史等各個領域；再次，正是由於上述豐富緊湊的課程設置和擁有多樣學科背景的營員構成，保證了此次研習活動從始至終都是在一種緊張的氛圍中推進——一個最明顯的表征是，每天晚上的小組研討與大會報告，大家都是處於一種既要盡快形成自己觀點又要隨時提防四方來“箭”的狀態，每個人都需要從大量的材料中迅速提取有用信息，還必須傾聽別人的陳述以便找到與材料不“貼合”的地方或邏輯上的“空白”點，“無法掌控”成了大家共有的深切感受；最後，還有一個令人感歎的地方是，本次研習全程的後勤工作做得事無巨細、平穩有序，有效地保障了研討和考察活動在一個毫無干擾的氛圍中進行。這當然要感謝主辦、承辦單位及相關後勤老師的“護持”之功——快節奏、講功利、去神聖的現代生活環境已然讓潛心學問成了一種“奢望”，但這十餘天的經歷，卻讓我見識到一種緣於對學術傳統敬畏的專注與幹練，

印象極為深刻。

下面請讓我解釋何謂“情理之中”。這裡的“情理之中”指的是建立在上述“意料之外”基礎上，在不期然而然的心理狀態下，于“情”與“理”兩方面所收穫的東西。

“情”是就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這一面而說的。通過此次研習活動，我結識了一批優秀的青年學者，他們由不同專業訓練所賦予的看問題視角，以及渾身所洋溢的學術熱情，近於一種“赤子”之情，讓人十分感動；此外，同樣重要的是，我同時也獲得機會與曾經只能在字裡行間交流的老師們進行對話，而且這種對話並不限於板起臉孔的學術討論，更旁涉到了日常生活的其它方方面面。這種形式的對話，很容易讓人看到一位學者在學術研究之外的另一面，更加親切、立體，也愈發讓人感佩，比如，王汎森老師記性極好，聊起敝單位先賢諸祖耿先生，馬上就說這是章太炎的學生；王明珂老師聽我說他那本《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在大陸賣得很好，只是淡淡一笑，旋即又陷入之前的沉思狀態；李豐楙老師在被我問及他接下來的工作計劃是什麼時，他哈哈一笑並神秘地說他正在著手寫一部與道教相關且以大運河漕運為背景的歷史小說；李孝悌老師一貫地笑瞇瞇，只在聊到香港某大學圖書館裡面的藏書無人問津以及圖書館員“無知無畏”時才顯得很憤慨；王鴻泰老師全程扮演“黑臉”角色，不斷“挑撥離間”，為的是激發大家相互爭鳴與攻錯，卻在結營時才坦露心跡，顯現難得的笑容，可謂“鐵面柔心”；鄭振滿老師夾著一支香煙，在聽我叨叨完未來的工作構想後，笑瞇瞇地在煙霧裡緩緩談出他的思路；鄧淑萍老師不顧腿腳勞累，一路陪我們跋涉，甚至在最後一天全體解散的情況下，還蹣跚著獨自一人折返湖北省博，只為看一件需要仔細研究玉器；余西雲老師為了保證研習活動順利進行，似乎一直都很緊張，只在通過關係把我們都領進隨州葉家山出土文物整理庫房、讓大家親眼甚至親手接觸到高規格戰國青銅器（余老師謂之“好東西”）後，才顯出自得之色。

“理”是從智識的獲取與提高角度而言的。在我來講，一方面通過此次研修交流，自己既往的研究理念得到進一步的整理、提高甚至更新，比如，王汎森老師對“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的關注，對地方社會文化多元性與獨特性的省思，以及對思想史研究中“風”之理念的闡釋，讓我見識到了一條充滿詩性的細膩思想史研究路徑；王明珂老師對於史學書寫與民族身份建構等問題的思考，讓我意識到實證史學終須升華到哲思的高度；李豐楙老師對於佛道關係的再思考以及對於宗教文學研究的意見，讓我意識到以往單從佛教立場關照道教研究取徑的問題，也開始領悟到宗教文學研究接下來繼續深入的可能進路；鄭振滿老師帶著我們實地讀碑、釋碑，既讓我見識到了華南學派“麵粉教”的厲害，又使我反思用明清地方文獻去建構官方宏大禮儀制度之下“活的”民間信仰生態結構，對文化研究

的重大意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此次研習活動中，我既往的研究思路變得更加清晰，同時又有一些研究設想開始醞釀於心，我希望接下來若干年內，能夠將這些珍貴的想法形成專著和論文，並題獻給這段緊張但充滿智識之樂的日子。

結營匯報時，我在講話中引用了禪宗“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的偈句，來說明學科交叉研究對於學術研究的意義，也引用了蘇軾放歸途中所作的“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詩句，來表達自己願意汲取此次研習營的智慧，以便推動學術研究進步的願望。這裡我願意用一個更淺近的比喻來表達同樣的意思——

說到底，我們都是田野裡奔跑的孩子！